

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
НЕОКОНЧЕННЫЙ ПОРТРЕТ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ЗНАМЯ》№7、8 1984

根据苏联《旗》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七、八期译出

责任编辑：赵慧如

封面设计：朱根华

未完成的画像（续篇）

[苏] 亚·鲍·恰科夫斯基 著

贾宗谊 周爱琦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6.75 字数：171,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10003·034 定价：1.1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小说的体裁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自1945年至去世前夕的个人生活及工作情况，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际政治舞台的历史画卷和一系列政治人物形象，并突出地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

目 录

- 1 第 一 章 星际漂泊者
8 第 二 章 这是不可能的吗?
16 第 三 章 一天开始了……
22 第 四 章 又向过去跨一步
30 第 五 章 我恨这该死的战争
42 第 六 章 死亡不可怕，怕的是不死又不活
53 第 七 章 虹
63 第 八 章 人际关系的科学
74 第 九 章 狮身人面像
84 第 十 章 如愿
90 第 十 一 章 第一次会见
95 第 十 二 章 哈里·霍普金斯牵线
106 第 十 三 章 “夺取欧洲”
112 第 十 四 章 “我要理解他们……”
119 第 十 五 章 “魔术器报道……”
128 第 十 六 章 苏联大使在白宫
138 第 十 七 章 倒数第二次作画
149 第 十 八 章 “杰斐逊纪念日讲话”

- 158 第十九章 赴雅尔塔途中
170 第二十章 再次面对面
179 第二十一章 去科列兹赴宴
189 第二十二章 “绝招”并不是军事术语
199 第二十三章 梦
209 第二十四章 不，这不是昏厥

第一章

星际漂泊者

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离开死亡之门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十个小时了。他自己知道吗？猜到了吗？当然，罗斯福不会对自己的孱弱一无所知。但是，医生一直对他说，这是过度疲劳引起的。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以及露西，也都是这样说的，于是，总统接受了这么一个想法：或许休息能帮助他恢复疲劳。

现在，“休息”这个字眼对他有了某种魔力，他象念佛一样念着它。

但是，他当真休息了吗？他能够把种种过去的、现在的、尚未解决的、需要他付出极大精力的事务统统置诸脑后吗？不，每当他清早睁开眼睛，那些刻不容缓的事情立刻就占领脑际。

给斯大林的回信迄今尚未写完，因而尚未发出……不久之后将赴旧金山，他要完成自己生平的宏愿之一：宣布联合国诞生，并且主持这座“睦邻大厦”中未来居民的第一次会议……还有杰斐逊纪念日的讲稿，4月13日要在全国电台广播。然而讲稿尚未写好……真要命，还没有写好！

他又想到雅尔塔会议的结果。如何才能消除人们对会议成果的怀疑呢？报上用什么措词才能把美英两国一些右派报纸的叫嚣压下去呢？这些报纸硬说雅尔塔会议使“赤色分子”得了好处，罗斯福受到斯大林的摆弄，听任斯大林把欧洲“布尔什维克化”，说他举起双手投降了。

斯大林……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谜，既强硬、又

富有魅力，既率直、又灵活。有时，他同你亲密无间，但一旦涉及到他的国家的利益，便会狠狠地反击，变得尖酸刻薄，无懈可击。他究竟是怎样的人？罗斯福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但每次都做出不同的回答。

他又想到雅尔塔。可是雅尔塔会议已经过去了。应当考虑另一次“三巨头”会议，一旦战争结束，这是非常必需的。

丘吉尔这个卡住历史时针、企图使之停止、甚至倒转的顽固分子，又该怎么对付他呢。

不过，英国不久就要大选。这是否意味着他会下台？不，也可能丘吉尔会连任首相。

这种种问题，使他思绪万千，象一群蜜蜂在他耳边嗡嗡地叫。

罗斯福没有发现他从什么时候起已开始生活在两个时间层次中。是从雅尔塔回来之后吗？还是同斯大林发生龃龉之后？他很难在思想上把自己的现在同过去分割开来，两者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他一想到目前同俄国的关系，就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十几年前，即一九三三年，美国同那个荒僻得象北极一样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然后从那个时代想到同希特勒打仗初期的情况，然后，象画一个圆圈似的，思想又回到复杂多变的美苏关系上来……罗斯福欣慰地想到，俄国已经废除了苏日条约。看来，斯大林打算履行自己的诺言，在对日战争中助美国一臂之力。提到日本，他又不由自主地想起珍珠港事件……

总统浮想联翩，越来越多的事件涌上脑际。这些思维活动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的联想十分敏锐吗？还是由于在临终前他潜意识地希望进行“总结”？……

然而，军用飞机每天从华盛顿——从白宫、从国务院、从五角大楼给他送来各种文件、决议草案、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的战报。这些材料需要他做出抉择和批复：同意还是否定……此外，总统还有一项任务：一连几天摆好姿势让舒玛托娃描绘那张已经

开了头但尚未结束的画像。

每当想起这事，他便感到心烦。但是烦恼瞬息即逝，随之而来的是快乐的期待。舒玛托娃、摆姿势、画像，这些都同罗斯福心目中一个美好的形象——露西联系在一起。

噢，当然，他们不仅仅在画像时才见面。短暂的坐汽车兜风，傍晚五点钟喝茶，晚餐……都有露西在场！这是他钟爱的人，是他唯一的慰藉。关于这一点，从他年轻力壮时同她初识直到现在，他从未怀疑过。有了露西，便感到安宁，便有了依靠，有了幸福，便有力量来对付种种困难，战胜烦恼和忧虑……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罗斯福比平时醒得早点，《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已经摆在他的床头柜上。哈西特想让总统一醒来便有一种愉快的气氛。

是的，只要看一眼标题就能知道，欧洲战线进展很顺利。这一昼夜没有白过：对希特勒的包围圈收得越来越紧了。罗斯福想把其他事情搁置一边，好好享受一下胜利临近的快慰……

但是，别想得到安宁。“小白宫”已经象一架调好的机器一样转动起来了。总统还没有看完报纸，阿瑟·普雷蒂曼已经把早餐用的特制托盘放在总统胸前，托盘上放着煎蛋、醃猪肉、一杯橘子汁和一小杯咖啡。总统匆匆吃完早点，刚把餐巾扔在托盘上，卧室的门便微微开启，布鲁恩大夫出现在门口。

“睡得好吗，总统先生！”这句话代替了问候，他边说边走到床边。

“一切都正常？有什么不适吗？没有？好，让我们来检查检查……”

医生等普雷蒂曼把托盘和餐具撤掉，便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

听心脏和量血压用了不过五分钟。布鲁恩心里捉摸：“嗯，

同前几天差不多。”

“同前几天差不多，”那就是说，心跳的声音是低沉微弱的，血压仍然很高，但是没有什么新的变化。“雅尔塔会议劳累过度了。”布鲁恩想着，便故意大声说：

“一切正常。”

他站起来，把听诊器和血压计放进手提箱。

接着，一向遵守时间的哈西特拿着一叠文件来到卧室。

“待会儿再看吧，”总统说着，又打趣地补充一句：“一会儿陪着舒玛托娃受洋罪时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儿可干。”

但是在哈西特的请求下，他不得不读了几份急件。太平洋地区的战报仍然使人不怎么乐观。丘吉尔的信透露出不安，他警告并要求总统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赤色分子”成为中欧的主宰。信里写道：

“现在虽然为时已晚，但是明天将更难收拾。”

“晚了！”罗斯福心里反复地想。忽然，他觉得这句话多年来一直象乌云悬挂在美国的上空。什么事情都该趁早去做：本来应该早一点承认俄国，早一点援助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共和派。本来应该早一点给英法施加压力，使他们早日同俄国签订切实可行的反希特勒条约，而不应该搞那种不负责任的谈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本来应该立即采取积极立场。那时，丘吉尔倒说了几句漂亮话：“我们将在海陆空同时作战！”现在，这句话已经载入史册。可是那时美国在干什么？正在没完没了地同那些“孤立主义分子”扯皮，为了援助被侵略国，在援助的规模、条件等方面讨价还价，总之，晚了……要不然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局面了。但是，俗话说：“覆水难收。”这是谁说的？无关紧要！说得对极了。

难道历史会忘记，1938年的春天，正当希特勒准备进攻苏台德地区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赫尔曾经公开说……他当时怎么说的？具体的话罗斯福记不清了，只记得大概意思。他说，美国不

该同希特勒作对……后来，没过一个月，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同德国大使狄克逊谈话时，承认德国可以“在东方和东南方自由行动”。

远东的情况如何呢？实质上，美国对日本的武士道实行绥靖政策。就是说，姑息日本的侵华战争，纵容它进攻俄国……整个美国被一张虚伪、怯懦、贪利的网蒙住了眼睛。有人喋喋不休地引用所谓“中立法”，其实早在1936年，美国借口中立法对共和派的西班牙实行贸易禁运已经带来可悲的结果。

罗斯福闭目仰卧着，不愿起床，一想到要象木偶那样坐在那里听从唠叨不休的舒玛托娃的摆布，就觉得心烦意乱。他躺在那里，思前想后，把历史一页一页翻过去。

……总统想起，当年俄国曾提出建立国际和平战线，被美国一口拒绝。此外，他本人在1940年曾发表过一篇讲话，不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爱好和平的……“是的，有过这么一篇讲话，这是赖不掉的。”罗斯福现在回想起来，感到不是味儿。“幸而在德国侵略俄国之后，我没有听信‘专家们’所谓苏联只消几周就得完蛋的预言，而是派哈里·霍普金斯到莫斯科去实地了解情况……”

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躺在床上回顾往事，他不知道自己的星辰即将陨落。

哈西特的桌上放着有待总统批阅的文件，他准备在自己的上司穿好衣服、坐着轮椅到客厅去之后，便把这些信件、报告、要求、建议一古脑儿交给他。

但是卧室里静悄悄的。“他怎么啦？”哈西特忧心忡忡地向布鲁恩打听。

“嗯，没什么……大概没什么问题吧，”大夫没把握地回答，又接着说，“反正没有发现什么新情况，假如他想多睡一会儿，别去打扰他。”

“他可从来没有在床上躺这么久……除非，他睡着了，”哈西特的声音里流露出不安，“我敢打赌，他没有睡着。”

“从来没有躺这么久！”布鲁恩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他在小桌旁坐下，拿出纸来，准备把早晨对总统体检的情况向白宫主任医生麦金泰尔将军写汇报。

“过去没有的事难道还少！过去他从未得过高血压，从未患过这么重的支气管炎。从前他胃口很好，而现在却不想吃，体重减轻。”

“难道医学就没有办法？”哈西特有点生气地问。

“医学只能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布鲁恩白了哈西特一眼，“比尔，你应该知道，倘若这是一个普通的病人，那倒好办，我们可以让他在床上静卧两周，绝对不许抽烟，而且必须减少工作量，避免紧张……，但是他是美国总统！谁敢强迫他服从！”

年轻的医生认为自己的话已说完，便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派克笔来。

这时，罗斯福仍然一动不动地仰天躺着。

舒玛托娃已经在客厅里摆好画架，心里有点焦急。露西在沙发上坐下，忐忑不安地老是瞧着那扇紧闭的卧室门。

“难道他又睡着了？”女画家迟疑不决地问。

没人答话。室内寂静无声。从敞开的窗外传来鸟儿欢快的啼鸣。

总统在紧闭着的门的那一边陷入沉思。他象杰克·伦敦幻想中的星际漂泊者那样，想入非非……

后来，这个错误的和政治上幼稚的、对美国来说很可耻的阶段是怎么结束的呢？不，不是幼稚，简直是犯罪。用希特勒的手来消灭俄国，这造成了什么后果！有人幼稚地以为陆上和水上距离可以使美国不被卷到“欧洲争端”中去，这些偏见和妄想又是怎样改变的呢？后来，要求在买卖基础上（它的条件连当年的夏

洛克^①听了都要羡慕三分)援助被侵略者的呼声越来越少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那种近视、自私、想靠世界大屠杀来发财的做法受到了历史的教训。

事情发生了……罗斯福怎会忘记这是哪年哪月发生的事?!它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

总统为何偏偏想起那一天以及那天发生的事呢?这是合乎常情的。

只有浮浅的观察家在跟踪着罗斯福那个早晨的思路时,才会以为,那天他所想到的人和事,只是偶然出现的东西。

其实,罗斯福的思想尽管难以捉摸,但却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他好象架起了一座从过去到现在,又从现在到过去的桥梁。那天,报上以大字标题隆重报道,俄国正抄近道向柏林挺进。这些消息引起一连串关于俄国的思考,他想到盟国曾帮助过它,也背叛过它。接着,他的思想引伸到斯大林这个人物和他的行为,以及不久前他们间的龃龉。然后又联想到俄国是否打算履行它在雅尔塔的诺言而同日本宣战,否则,它为什么要废除“苏日条约”呢?

“我的上帝啊,”罗斯福想道,“自从我们的海军在那个可怕的十二月差点儿全军覆没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同往昔相比,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国,它将挽救千百万美国人的生命。”

^① 夏洛克,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一个放高利贷者。——译者

第二章

这是不可能的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这个不祥的日子，大家记忆犹新……

那是星期日。格雷·塔利饭后正在读报休息。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她刚刚报出姓名，便听到白宫“电话总机的女主人”路易莎·海克迈斯特急促的声音：

“总统请你立刻就来，已经派车去接你了。日本人刚刚轰炸了珍珠港。”

二十分钟后，塔利到了白宫。霍普金斯、诺克斯和史汀生都已坐在罗斯福办公室里了。几分钟后，赫尔和马歇尔将军也来到。

他们讨论了当前局势，周围只听到滴滴答答打字的声音和急促的电话铃声，以及电话接通后对方扯着嗓门的喊叫声，但是谁也听不清基地或村镇的名称。

塔利用速记记下了电话报告的内容。沃森将军、罗斯·马金泰尔将军、比尔和马文·马金泰尔上校参谋都站在她身后，想在报告送交总统之前了解其内容。格雷·塔利在安放电话机的总统卧室和安放打字机的马尔文·汤姆逊（埃莉诺的秘书）的小办公室之间穿梭般地往来奔走。

当时，白宫不象一个军事参谋部，倒有点象民主党委员会、银行董事会或上流社会俱乐部，总之，说它象什么都行，就是一个能够内行地指挥军事战役的机构。

由于华盛顿和夏威夷群岛之间的电话联系不大理想，情况变

得更加复杂起来。反正，接到的消息一个比一个糟：敌机成群结队袭来；停泊在珍珠港的几艘美国军舰已经被击沉。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华盛顿同檀香山才接通了直达电话，但是，夏威夷群岛州长约瑟夫·邦台克斯特尔送来的消息使总统及其左右十分惊骇：美国遭到的损失大大超过了估计。

当塔利拿着打印好的文件走进罗斯福办公室时，总统刚开始同州长通话。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人，一个个屏息静气，唯恐打扰了罗斯福同数千英里外的州长的谈话。

但是，这次总统本人沉不住气了。他用手按住话筒，绝望地喊道：

“我的天，这会儿又有一批日本飞机在轰炸夏威夷！”

不久，白宫得悉，珍珠港有四艘主力舰、两艘驱逐舰和一艘布雷舰被击沉。有三艘巡洋舰、四艘主力舰和一艘驱逐舰受到重创，大约两百架飞机被毁，美国官兵伤亡达3000多人。

但是，对罗斯福最严重的打击是他认识到美国武装部队遭到了偷袭。

放下话筒，总统用疲倦的眼光扫视了周围的人。

但是他并没有看见他们。他的眼前是一幅轰炸后日本军队在夏威夷群岛登陆，甚至在美国西海岸登陆的景象，思之不寒而栗！

最后，罗斯福终于开口了，他不看任何人，用一种不常有的生硬口吻宣布晚上八点半召开内阁会议，九点钟请两党领袖前来开会。

然后，他对在场者说：“现在散会。”

格雷斯·塔利站在门边，让军人们一个个离开。直到办公室走空之后，罗斯福才轻轻叫了一声：

“格雷斯！”

她期待地望着总统。

“我们来写点东西。”罗斯福说。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小心地塞进象牙烟嘴，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

塔利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坐下，笔记本搁在膝上。

“你写吧！”总统命令说，“明天我要在国会讲话。现在口授我的文告。不长。你写吧：‘昨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已作为耍弄诡计的一天载入史册——美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海军和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

罗斯福一字一句地口授着，连标点符号都不遗漏。他的发音异常清晰、缓慢，但是铿锵有力，每一句话都象老木匠钉钉子一样，一锤一锤地打进木头里去，也许，总统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向敌人发射的鱼雷吧？也许，他想起了当年担任海军部长助理的时代……

他一口气口授完自己的文告，中间没有停顿，没有打疙瘩，也没作任何修改。

塔利把文件重新打了一遍，习惯地计算一下字数，大约五百字。

当她把打印好的文告放在总统桌上时，他要她把国务卿赫尔叫来。赫尔已经估计到罗斯福要对国会讲话，因而把萨姆纳·韦尔斯起草的讲话稿随身带来了。

总统不加评论就把那份讲稿作废了，用手指指塔利放在桌上的几页纸，果断地说：

“用这份。”

显然，他相信自己语言的魔力。

在内阁会议上，罗斯福首先发言。总统说，这是自从林肯在国内战争爆发时召开咨询会议以来情势最紧急的一次会议。接着，他宣读了自己的文告初稿。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

在接见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的领袖时，他们建议总统在次日十二点半讲话。他没有把文告念给他们听。因为他相信，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没有也不应该有党派之争。

塔利是什么时候把纳粹报纸的攻击告诉他的呢？当天吗？当然不是！那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但不是当天。那么是哪一天呢？那天，她拿着一些信件进来，罗斯福签了字，说道：

“我想知道，我们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对珍珠港事件是怎么看的。我指的是他的那些报刊。我们还收到剪报吗？”

“当然，先生，”塔利答道。“今天上午我刚把最近译出的几篇东西装进夹子里去。”

“拿给我看看！”罗斯福说。

几分钟后，塔利拿了几页打满字的纸回来。

“这是什么？”总统皱着眉头对这些纸张看了一眼，问道。

“这里有一篇党卫军报纸《黑色军团》的剪报译文，是一篇社论。题目是《为什么我们越战越强》。”

“越战越强？提到我了吗？”

塔利有点踌躇。罗斯福用严峻的目光逼视着她。

“是的，先生。”她吞吞吐吐地说。

“念吧！”总统简短地说。

塔利把剪报翻了几页，然后说：

“对了，就在这儿。”

“念吧，”罗斯福更加坚决地说，又加一句，“应该知道敌人怎样估计形势。”

塔利稍稍压低声音，念了起来：

“在此之前，罗斯福早已鼓其如簧之舌，公开煽动战争。重新当选后，更加肆无忌惮，置国内舆论于不顾，鼓吹其好战计划。然而，时至今日，他发出的已不是胜利的欢呼，而是无可奈何的哀号。他的大势已去……连施舍的菜汤也不能按当年智囊团精心设计的配方来做了。”

念到这里，塔利停顿了一下，扬起眉毛，对坐在桌旁的总统瞥了一眼。只见他嘴唇紧闭，眼睛眯成一条缝。

罗斯福沉默了一会说：“原来，我们都是蹩脚的厨师。好，

念下去。”

塔利以更加低沉的声音继续念道：“一切都完全出乎他意料，这的确使罗斯福难以感到快慰。”塔利突然中断，只听见她轻啾喊了一声“哦，天哪！”又接下去念道：“这只头脑软化（相形之下，他的前任威尔逊的麻痹症只能算是微恙）却又爱好虚荣的孔雀，竟然以为他能使世界强国日本绝望而投降……谁要指望罗斯福哪怕多少能够考虑一下荣誉感、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那就等于想把波兰卢布林市犹太人区的经院学究变成冰岛古代诗文集《伊达》精神的崇拜者一样，枉费心机。”

塔利念完，把剪报放下。

“就这些吗？”罗斯福问。

“还有……一张漫画。”

“给我看看。”

她不大情愿地把一页剪报递给他。

漫画上，罗斯福的下巴被夸张得其大无比。漫画下面有短短的一行说明。

“你懂德语吗，格雷斯？”总统问。

“行啦，先生，别难为我了！”

“既然你不懂，那么我来替你翻译。下面写的是：‘由于下巴太重，闭嘴不太容易。’”

“卢布林的犹太佬和‘伊达’是什么意思？”塔利迟疑地问。

“卢布林是希特勒专门设置的杀害犹太人的一个区。‘伊达’则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诗歌集。”

“我的天哪，”塔利说，“吃人魔王也会引经据典！”

“这有什么稀罕，吃人魔王更要乔装打扮！好啦，格雷斯，谢谢你。爱虚荣的孔雀允许你离开了。”

塔利慢慢向门口走去。刚到门口又听到罗斯福的声音：

“格雷斯！”

她停下，转身看着总统。她觉得，就在这一瞬间，他的面容又

恢复到以前那种冷峻而略带讥嘲的表情。

“我想给你念点东西，”说着，他打开抽屉，抽出一叠写满了字的信纸，纸上别着信封。“这一封写给‘响尾蛇罗斯福’，那一封写给‘不要脸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一封信里，三个国会议员建议让俄德两家彼此残杀，我们坐山观虎斗。这是一些美国的法西斯分子。”总统把信搁下，脸色严峻地说：“这些人比施克尔格鲁勃先生^①骂我是‘爱虚荣的孔雀’还要危险得多！”

“他们想要干什么？”

“在三十年代美国闹饥饿罢工时，他们要求实行法西斯专政，责骂警察没用武器镇压示威者，埋怨我没有下这样的命令。后来我实行新政，他们又骂我是‘赤色分子’，是‘布尔什维克的奴仆’……总而言之，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们都希望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得胜。”

“这是不可能的！”塔利喊道。

“是的，我愿相信辛克莱·刘易斯说过的话。”罗斯福答道。塔利也想起，这位著名作家六年前出版的一本反法西斯的书就是这么说的。“如果我国的法西斯狂人不闭嘴，我就自己来堵他们的嘴。瞧着吧！”总统把桌子一拍，大声说。

然后，他把信收拢在一起，扔进了抽屉。

罗斯福想道，为什么我会在今天，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十日想起这些往事呢？现在，德国法西斯实际上已经被击垮，日本呢……是啊，太平洋战区的流血战争还没有见到头。

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突然想起了珍珠港事件？也许是从美国行动迟缓这一点联想起来的吧。这倒不是说在建立一个能够“先发制人”的武库方面比别人晚了一步。这不是关键。这样“取胜”也必将以失败告终。人们不久就会看见，那些企图奴役

^① 施克尔格鲁勃是希特勒父亲早年的姓，这里即指希特勒。——译者